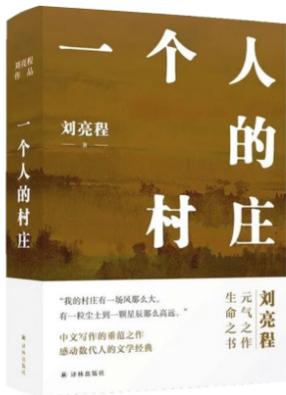


心地是最远的荒地

——读《一个人的村庄》



◎ 冯莹莹

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村庄,或近或远,或明或暗,或清晰或模糊,却都承载着一个人为最复杂又最为神秘的情愫。在刘亮程所构筑的《一个人的村庄》中,我仿佛看到了那块叫“心地”的荒地,这块地犹如我们的内心深处,时而凋敝荒芜,时而生机勃勃。恰如刘亮程所言,“心地才是最远的荒地”,作者用一生在耕耘这片地,于是才有了《一个人的村庄》。

书中那座黄沙梁,看似只是地图上一个普普通通的坐标,实则是作者心灵深处最本真的外化。刘亮程以一种不疾不徐却又无比执拗的笔触,细细描摹着村庄里的每一株草木、每一头牲畜、每一个村民。那些在常人眼中平淡无奇、毫不起眼的存在,在他的笔下,赋予了鲜活灵动的生命意义。他写驴时这样说道:“驴

日日看着我忙忙碌碌做人,我天天目睹驴辛辛苦苦过驴的日子。”这般对人与动物生存状态的精妙刻画,直白又犀利,悄然开启了我们对自己存在意义的深度思索之门。在我们为外界所谓的“进步”与“发展”疲于奔命之际,内心是否那片未经开垦的荒地一般,在对身边最质朴的生命真谛的忽视中,逐渐变得荒芜而苍凉?

作者笔下的村庄,每一处都充满了时间沉淀的厚重质感。那古老的土墙、沧桑的老井、破败的屋舍,无一不承载着岁月的沧桑与重量。“许多年之后你再看,骑快马飞奔的人和坐在牛背上慢悠悠赶路的人,一样老态龙钟回到村庄里。”这绝非仅仅是对村庄生活悠然节奏的简单陈述,更是对人生意义的深邃探寻。在现代生活的浪潮中,我们如同被上紧了发条的机器,争分夺秒地在时间的长河中奋力划桨,渴望留下属于自己的浓墨重彩。然而,刘亮程却用他那座宁静的村庄轻声告诉我们:若不去精心耕耘内心的那片土地,无论外界的时光如何如白驹过隙般匆匆流转,内心深处的那片荒地都只会愈发凄凉、荒芜。

“每个人最后都是独自面对剩下的寂寞和恐惧,无论在人群中还是在荒野上。那是他一个人的。”在刘亮程的文字世界里,还流淌着一种对孤独别具一格的诠释。一个人在那座村庄里,与广袤天地喁喁私语,与世间万物比邻而居。这种孤独绝非那种令人心生绝望的孤寂,而是一种在独处中深入审视自我、探寻生命真谛的天赐良机。“我从草木身上得到的只是一些人的道理,并不是草木的道理。我自以

为弄懂了它们,其实我弄懂了自己。”在这般孤独的情境之下,他如同一位执着的拓荒者,不断地深挖着自己的内心世界,试图在那片可能荒芜的心之地上,种下象征着生命希望的花朵。

“事实上随便一件小事都能消磨掉人的一辈子,随便一片树叶落下来都能盖掉人的一辈子。”读到这里的时候,突然警醒。多少个日子里,我们总是抱着过一天是一天的心态在慢慢消磨时光,殊不知这过去的都是一去不复返的珍贵时光。“生命像一场风,我们不知道刮过一个的这场风什么时候停,不知道风在人的生命里已经刮歪几棵树,吹倒几堵墙。”人一生都在自己的“心地”耕耘,然而“狂野盛得下人一生的奔跑和飞行。人最远走到自己的尽头。”刘亮程说“风改变了所有人的一生”,不由得让我为之一振,命运不就像这风一样吗,将人卷入到一个又一个人生的境遇里,却不会告诉你,你将被吹向哪里,留给你的只有这无尽的荒地,在新的轨迹里,不断地开垦,使这颗心不至于荒芜。

品读《一个人的村庄》,仿佛结识了一位智慧的长者,轻声提醒着:当我们在追求物质财富和外成就的道路上渐行渐远,如脱缰之马般狂奔时,千万不要忘记回首凝视自己的内心世界。那片可能被我们在不经意间遗忘的、仿佛远在天涯的荒地,其实正如同嗷嗷待哺的婴儿一般,迫切地渴望着我们用对生活的满腔热爱、对生命的无上尊重去悉心开垦,去精心播种。

(作者作品散见《苏州日报》等报刊)

我的人间烟火

◎ 倪红艳

这是秋天,窗外有鸟鸣的秋音,有清洁工扫落叶的秋忙。一直说现在的四季特别不分明,此刻我却感受到了秋季的清晰,它是寂静的清冷,它是明亮的释然。站在阳台上,秋阳耀眼得很,天空透亮着蓝,花草树木便也显得格外新鲜。

我的小区一直草木葱茏,鸟语花香。承接小区的美好,我在阳台上种满了花草,我为它们修修剪剪,浇浇灌灌,它们为我开花谢,叶青叶黄。我开放式的阳台上,迎着四季的阴晴圆缺,迎着自然的阳光雨露。

我静坐客厅,读一本叫《有多少人和我事我们爱着》,我读诗人的青春,读诗人的乡愁,也读诗人的人间烟火。我们爱着很多人和事,我们的内心便充盈而丰满。就像此时,我的灶台上摆着择好的韭菜和红苕叶,我准备为我爱着的家人做一顿可口的饭菜。我一边读诗,一边操持着午餐,自由切换;先生一边看着电脑上的文件,一边和我闲聊两句,然后下楼去取了一趟快递;女儿

在微信上发了一张合成的宠物猫,让我辨认真假。有时候,生活不经意间,就有了诗意;或者说,你不经意间,就在诗意中生活着。

在深秋,诗人的风裹着云涌动,一些叶子覆盖起流水有韵的日子,枯草、灌木、野菊花、枫叶从山坡走下来。我不由得就神游了,我想起我喜爱的作家阎连科所写的东北辽阔的黑土地,他在富锦的湿地上臆想。想当皇帝,就为了在空荡荡的黑土地上唱一首绝美的《我的黑土地》;想当省长就为了向人民说:“黑土地啊!种地去吧!”……他的臆想如东三省的土地般辽阔宏大,作家的风度与幽默自然地现了出来。

我也像他一样臆想过,我不满现在的我,庸庸碌碌,无所成就,若青春的选择更理想一些,曾经的过往更努力一些,是不是现在就会有所建树,也能升上个县长省长当当,能光宗耀祖一下?你看,我的臆想就“小我”得很,虚荣是真的,无所建树也是真的,这算我不符从众标准的

“失败”吧。可内心里的“真我”就是这样的,过着老百姓的日子,做着喜欢的事情,看月转星移,听风轻细语,赏流水叮咚。如此,甚好。终究我也是书生本质,不过一个渺小到人海茫茫中的文字工作者而已。

这臆想不影响我热烈地生活着。我把我的文字工作认认真真做好,努力做得尽善尽美,不为别的,只为让自己赏心悦目。我也把“小我”的生活努力过得有条有理一些,比如隔三五学一个菜,或在成功或失败的结果里,或豁然或沮丧;比如晚饭后,在一定选一处小城的街道或者街巷,走走停停,在灯火阑珊处,在黑的夜色里,享受着独有的宁静。

生活,说复杂,纷繁此枝,说简单,言简意赅,每个人都有理想和现实,但我以为总会回归人间烟火。此时,我阳台上的月季鲜艳地红着,桂花金灿灿地黄着。我要把这本诗集认认真真读完。

(作者单位:重庆市忠县融媒体中心)

霜叶红于二月花

◎ 董全云

一场秋雨的润色,太行山的黄栌、柿树、枫树、黄连木的叶子愈发红了。

都说红叶经了霜才会更红艳,季节变化,气温急降,黄栌、五叶枫,知名的,不知名的,漫山遍野的都等不及了,浅红深红,掩映在金黄和苍绿间,美得像优美的油画。

层层叠叠的灌木,红黄绿相间,五彩缤纷,绚丽耀眼。红的妖艳,黄的明丽,绿的柔和,漫山遍野,成了太行山最美、最诱人的色彩。

杜牧一句“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道出了从古至今人们对红叶的溢美,让这诗句沿着太行山漫山红叶蔓延。都说红叶相思,山野中谁寄的相思如许,教人沉迷?那片片的红叶写出一枚枚红色的相思,写满太行,写满寒山,是给李商隐?还是给遍插茱萸少一人的王维?

汽车穿行在盘山公路,嶙峋石壁上的爬山虎已经火一样的红,红得仿佛能滴出汁液来。黑褐色的崖石上盛开着几朵白色的或者黄色的野菊花,愈发显得刺眼。一阵瑟瑟秋风,我分明听到一枚红叶飘落的轻叹。

将车停于窄门,几人背包沿小路上山。秋意已浓,登高远望,一路的山色渐渐五彩斑斓。原来的坎坷山路已被人修成台阶,我们几人还

是爬得一身汗。及到山顶俯览,在赤橙红绿青蓝紫的斑斓中,红色最为艳丽。就像谁不小心倾洒了画家的调色盘,而单这红色就出来许多模样。瞧,这鲜红的娇艳欲滴,深红的如同晚霞,紫红的流光溢彩,橘红的勾魂摄魄,让人不由惊叹大自然的杰作,等你想用词来形容时,却发现词穷,一只被惊飞盘旋在山野的黑色老鸱在惊叫:“啊——啊——”

远山雾霭苍苍,一行人穿行在山野小径。几片红叶变成飞蝶,翩翩袅袅,恍惚山间所有的红叶都变成千万只只蝴蝶。不要以为红色只能观赏,瞧这山楂树枝头的红果,瞧着黑色柿子树梢的小红灯笼,不用打招呼,随便吃;尤其是那自然成熟的甜柿子,轻轻揭开个小口,嘬一下,糯软的甜汁,能一下子齁甜到嗓子眼;还有那些不知名的野果,红的,紫的,一嘟噜一串,不打紧的,都是老天爷的馈赠。

偶尔几间老房子,默默隐在半山的绿树间。老房子的屋顶,晾晒着红色的山楂和被削了皮的柿子,还有一片山核桃。这老房子也跟山间的隐者一样,坐在黛青色的山岚薄雾间,冷眼看着你。路边一株油桐树高高的树杈间,一个黑色的鸟巢,一只长尾巴的喜鹊憋不住“喳喳——”地一阵傻乐,划破了山间的清冷。屋门

口的黄犬一个机灵,汪汪地叫起来,几只母鸡也咯咯地热闹着,身穿蓝色布衫的老汉掀开门帘,笑着看我们几个不速之客。

红叶深处传来不知是谁“哦——呵呵——”的喊山声。不管认识不认识,几人都应着,那里那里的声音相互碰撞,似乎全都染上红红的色光,在空谷中飞扬,飞到峡壁上散裂成清脆响亮的回声。人们在红叶间拍照,看不清人影,笑声却如山泉声般甜美,从远处传来,又传向远处。

元稹来过么?韩愈来过么?还得找一找竹林七贤的足迹和气息,问一问这太行山的红叶吧。高山栖霞,云烟雾岚渲染的红叶,或许细心倾听,还能隐隐听到武陵散的琴声,那时的红叶定然也赋有魏晋的风骨。

暖暖的秋阳洒在秋叶上,红的愈发红透,黄的愈发金黄,原野上绿黄交接,黄红更替,透亮红叶上,使人想到了生命。当绿叶渐渐变成黄叶,直到深秋红透,这便是生命的颜色,最后在“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中,一季季的转换,一叶叶的更迭,彰显的是生命的轮回。

山间寒气升起,暮色渐起,走在回家的途中,我的心仿佛也变得静远辽阔。

(作者作品散见《广州日报》等报刊)

凌寒碎语 (外一首)

◎ 周维学

这片土地
长满折耳根
不懂乡间的牛铃
以为,是一场春色
跨过秋分
蝉,已不再鸣

噢,揪着心地调门
火光里——
一缕拘偻的身形
送了谁
又哭过几回

夜,藏下疲惫
脚步,揉碎了身影
月光中,风雨里
没停

站在身外
看心外的景
素描,一场秋色
雁,负了一路悲鸣

还想,在荒凉的山巅
你和我,哼一曲
唱错调的年轮

半生语

伸出的手
穿过幽冥粒子
你要有意识的能量
抓住虚无

种下一曲魔咒
就是罪恶
梵音也无法消融
骨髓里,认为是快乐

轮回在仿佛
你是你,我是我

(作者系重庆市江津区作家协会会员)

炊烟 (外一首)

◎ 严志征

母亲把干燥的日子和易燃的动词
放在灶膛里
通红的火焰生出线条优美的诗行
“噼啪”的炸裂声是诗的韵脚
一缕缕诗行沿着烟囱向上攀援
缓缓嵌入蔚蓝的诗笺
炊烟是母亲用思念做成的琴弦
故乡的风在弦上轻抚慢捻
乡愁便化成无数飞翔的音符
跨越万水千山,在我耳中深情盘旋

割稻的母亲

母亲把腰弯成大地的弧度
从稻田的一端推进到另一端
一束束稻穗纷纷倒下
一串串脚印,丈量
汗水和影子的距离
你始终像弹簧一样
未曾拉直身体或被苦苦压缩到地面
你把腰绷成了一把锁
仿佛这样才能锁住
一天的付出和一年的收成

(作者单位:江西省鹰潭高新区党政办公室)